# 四庫全書

子部

#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七

## 方術部二

### 卜筮

握粟而筮管子守龜示兆｜｜｜｜者屢中神筮不靈神龜不卜管子｜｜｜｜｜｜｜｜｜注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

旬虛管子若｜｜期於月津

能動地晏子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駟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

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

**太歲** 列子紀之以四時要之以——

**小筮** 荀子——而後決大事

**先人事而後説卦** 文中子謂汾陰侯生善筮————————

**挾以銜骨齒牙為猾** 國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

**離散** 國語我卜伐驪龜往——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

**得國之卦** 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

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也|

**祭地為祟**　戰國策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趙乃還之

**太卜**　見上

**數策占兆**　戰國策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

錯龜｜｜｜｜以**大横**史記漢文帝紀代王報太后計
視利害何國可降之猶豫未定卜之龜卦兆得｜
｜占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
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注應劭
曰以荆灼**鷄卜**史記封禪書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
龜文正横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
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歳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
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
上信之越祠**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史記齊太公世家西
鷄卜始用伯將出獵卜之曰所
獲｜｜｜｜｜｜｜｜**遵厭兆祥**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故
｜所獲霸王之輔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
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
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益若｜
｜｜｜｜史記袁盎傳袁盎心不樂家人多怪乃之
｜云**棓生**｜｜所問占注文穎曰秦賢士善術者**神**

馬當從西北來史記大宛傳初天子發書易云｜｜｜｜｜｜｜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注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觀采史記日者傳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呂｜｜按式振棊史記日者傳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昆蟲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史記龜策傳或以為｜｜之｜｜｜｜｜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預見表象史記龜策傳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摓策灼龜史記龜策傳夫｜｜定數｜｜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荆支史記龜策傳｜｜卜之必制其創

祓以卵灼以荆史記龜策傳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為祖人若已卜不中皆｜之｜｜東向立｜｜｜若剛木土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焍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筴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其欲卜其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梁卵焍黃見上

假之玉靈夫子見上

龜厭漢書藝文志｜

｜不告詩曰為刺

**射覆** 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廼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

**別蓍布卦** 見上

**賤業而可以惠衆**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為卜筮者｜｜｜｜｜｜｜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露著** 漢書張禹傳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注服虔曰露筮易蓍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

**宜有聖女興** 漢書外戚傳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其齊田乎

金水王相父母得位漢書王莽傳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大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卦遇｜｜｜｜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

康強之占逢吉之符見上

仍物鬼諏漢書敘傳胥｜｜而｜｜兮廼窮宙而達幽注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諏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賣卜自奉後漢書郎顗傳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

九宮後漢書張衡傳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

文君端著後漢書張衡傳｜｜為我｜｜兮利飛遁以保名注文君文王也

兩赤虵分南北走後漢書許曼傳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

開綬罰有｜｜｜｜｜｜｜緄令旻筮之卦成旻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

灼骨 後漢書東夷傳倭｜｜呂卜用決吉凶

流光如燕爵 魏志管輅傳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

青囊書 晉書郭璞傳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中｜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

按卦名之是為驢鼠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

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来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壄||||||||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䢼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来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按驢字誤非連上文也是廬山君鼠耳䢼亭即宮亭湖也

卯爻發而沴金

晉書郭璞傳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

震柏

晉書郭璞傳王導深重之引叅

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丨丨樹粉碎

## 武進得鐸

晉書郭璞傳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丨丨縣人於田中丨銅丨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

## 歷陽井沸

會稽出鍾見上

南崗雙柏晉書郭璞傳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

墓碑生金晉書郭璞傳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

用三陽可有後晉書庾冰傳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

有大禍惟｜｜｜｜以｜｜故希求鎮山陽友為東陽家于曁陽

## 卦與吾同

晉書桓彝傳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丈夫當此非命如何

## 含明隱迹

晉書隗炤傳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愼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柈

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書版寄意**見上

**往東而小還東而大**晉書苻健載記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祇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黄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丨丨丨丨丨今丨丨丨丨丨丨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

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
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

遠三枕避三

沐晉書苻融載記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
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
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
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
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
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
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
｜｜｜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
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
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
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
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
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
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

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子于是椎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悞中婦人

亥年當作公官

宋書蔡興宗傳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

賜名著

宋書王微傳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以｜｜

別龜甲

南齊書柳世隆傳世隆善卜｜｜｜｜價至一萬

封侯之瑞

南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也

如期雨澍

南齊書徐伯珍傳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筮之｜｜｜｜

安知後爻不為上九

梁書阮孝緒傳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

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緒曰｜｜｜｜｜｜｜｜果成遯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遯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於天監之末斟酌分為三品凡若干卷

**象實應德** 見上

**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 陳書周文育傳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文育曰有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可暴得銀至二千兩以此為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

**天帝召歌** 南史賀瑒傳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之｜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俄頃而蘇

**手鑄金人** 魏書后妃傳序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以成者為吉不成則不得立也

**十中八九** 魏書耿元傳耿元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

有客扣門元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来問之意其所卜筮丨丨丨丨

用五十蓍 魏書高車傳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陥陳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来便止處女歌謡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善丨丨丨丨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

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 北齊書清和王岳傳初岳家於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於岳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丨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悦

青帬女子 隋書楊伯醜傳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丨丨丨丨抱之可往取

也如言果得

買魚得馬隋書楊伯醜傳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作膾當｜｜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

烏卜隋書女國傳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

蓍立舊唐書明皇紀四年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術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奇瑞非常也不可言

筮大馬舊唐書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傳后舅高士廉媵張氏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

馬坤之象也變而為泰天地交也繇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貴不可言

**福弟**　舊唐書温大雅傳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

**投龜於地**　唐書張公謹傳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

**當為卿輔**　唐書李綱傳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

**金食其墨而火以貴**　唐書趙弘智傳曾孫矜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為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諷為筮曰————————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

臺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為出涕云

**寶物至**

宋史孫守榮傳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

**當易三卦**

宋史掌禹錫傳喜命術自推直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時壬午｜｜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以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祿秩算數盡於此矣

**驄馬當勝**

遼史魏璘傳以卜名世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以為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既馳竟如璘言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煙以煙察之青者必勝上嘉之

**炙勃焦**

遼史西夏傳凡出兵先卜有四一｜｜｜以艾灼羊髀骨二擲算擲竹於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

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紘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 擲算見上

咒羊見上 矢擊紘見上 其占如響 金史武禎傳禎深數學貞祐間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 數卜 劉向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乎 示不自專

班固白虎通天子下至士皆有 龜久著耆 班固白虎通耆龜者重事決疑｜｜｜ 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之為言｜也｜之為言｜也久長意也 究音

班固白虎通龜以荆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

**龜兆** 王充論衡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占者曰凶太公曰龜兆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

**德斯益否斯損** 荀悅申鑒或問卜筮曰||||||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之謂益吉而悖凶而急之謂損

**虎卜** 張華博物志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謂之||

**老蠶緣枯桑** 常璩華陽國志王長文聞益州亂以通經筮得||||||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于是矣

**十二棋卜** 劉敬叔異苑||||||出自張文成受法于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見一老公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目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傳流於世

云

**五行十二氣** 唐六典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動用之事丞為之貳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龜占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凡兆以千里徑為母兩翼為外正立為木正橫為土內高為金外高為火細長芒動為水兆有仰伏倚著落起發推折斷動之狀而知其吉凶又視｜｜｜｜｜凡五兆之策三十有六凡易之策四十有九凡式占辨三式之同異凡用式之法凡歷注之用六凡祿命之義六皆辨其象數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

**蓍三偃三起** 劉餗隋唐嘉話今上之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無故自起凡｜｜｜｜觀者以為大吉徵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

**失牛** 張鷟朝野僉載洛州杜元有牛一頭元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

**注太元經常取以卜** 李肇

國史補王相｜｜｜｜｜｜｜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取雞卵以黲其黄 段公路北户錄邕州之南有善行術者｜｜｜墨畫祝而煮之剖為二片｜｜｜｜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荅據此乃古法也

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 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馮錢命蓍布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戯馬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曰請為韻語｜｜｜｜｜｜｜｜｜｜｜｜｜｜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給之其精如此

君除拾遺可發此緘 鍾輅前定錄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至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

道一尉撝負才華不宜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撝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撝㠯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㠯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于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㠯授之曰｜｜｜｜｜｜｜｜不爾當大咎撝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㠯撝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撝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為宗長適遇上尊號撝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撝所為乃下詔召撝時撝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撝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

之乃許折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旣進翼日授左拾遺句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遯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不復見矣

死跋焦生跋焦

沈括夢溪筆談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乩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脊處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不必專用龜策

吳處厚青箱雜記又有鳥卜東女國以十一月為正至十月令巫者齎酒肴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呪呼鳥俄頃有鳥如雉飛入巫者懷中即剖其腹示之有一穀米歲必登若有霜雪則多異災又或擊一九或打楊枝或杓聽旁人之語亦可以卜吉凶蓋誠之所感觸

物皆通｜｜｜｜｜｜也

## 庚午春秋

邵博聞見後錄予見王慶曾言蚤日羇窮嘗從一頭陀占卦象其詞云須逢庚午方亨快半是春來半是秋頭陀曰豈君運行｜｜｜｜之間少快耶久之無驗晚用秦相君薦至參知政事相君庚午生半春半秋秦字也其異如此

## 豐字紀年

邵博聞見後錄殿中丞邛濬頗知數熙寧十年秋翰林學士楊元素貶官荊州過池陽見之濬曰明年當改元以易步之豐卦用事必以｜｜｜｜如期改元豐云

## 卦影

魏泰東軒筆錄唐坰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為作｜｜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鷄坰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鷄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翼日抗疏曰彈荊公又乞留班頗喧於殿陛上怒降坰為太常寺太祀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坰笑曰射落之鷄乃我也

## 推園中牡丹

張邦基墨莊漫錄康節邵先生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

｜｜｜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温公命數客以觀日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踶絕銜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欄上花果毀馬嘗言天下不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爾而君實不肯學子厚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祇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蠡卜** 王宏卜記｜｜｜者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筮人｜｜傳說自給

**摶蒲卜** 王宏卜記｜｜｜者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摶蒲摶蒲者五木也或云胡人亦為摶蒲卜

**折足之象** 陸游老學庵筆記晁以道為明州船場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口踐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巡官** 陸游老學庵筆記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為｜｜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稱

**帝堯之兆** 史繩祖學齋呫嗶今

之瓦卜蓋有取於周太卜之瓦兆注云瓦兆丨丨丨丨其象似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

**賣卜臨安三橋** 周密齊東野語紹興末有韓慥者丨丨於丨丨之丨丨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馮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諸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曾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令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别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

**兆龜數著破瓦文石** 張仲才文始真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皆能告吉凶

**黃龍黛仙** 陶宗儀輟耕錄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子輩多能卜九姑課其法屈草九莖屈之爲十八握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

皆若續成一條者名曰||||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馬圈不穿者名曰蟢窠落地皆吉兆也或紛錯無緒不可分理則凶矣

仙人上馬見上

蟢窠落地見上

金井闌陶宗儀輟耕錄今人卜卦以銅錢代蓍便于用也又有以錢八文周圍鋪轉而取六爻名曰|||但乾卦初爻及復之泰不可變蓋只有六十二卦耳此法不可用

## 占候

圜心虛天下墨子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墨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

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而｜｜｜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兵忌

荀子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東面而迎太歲

熒惑徙舍

呂氏春秋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其｜三｜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天衡

呂氏春秋至亂之化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旍有其狀若衆馬以鬬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旍

雲旍見上 滑馬見上 蚩尤旍見上

五勝生一壯 淮南子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呂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

｜擊鉤陳之衝辰 淮南子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以戰必勝以攻必克

北斗之神有雌雄 淮南子｜｜｜｜｜｜｜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

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月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

北斗所擊不可與敵

見上

龍忌

淮南子摋舍開塞各有||注中國㠯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以天占

人

揚子史||||聖人㠯人占天注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

德隆晷星

揚子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則||星隆則晷德也注司馬光曰晷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

辰出參入皆晉祥

國語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

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而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氣為龍虎成五采** 史記項羽紀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皆｜｜｜｜｜｜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當有玉英見** 史記漢文帝紀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

**望氣** 見上

**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 史記律書｜｜｜｜｜｜｜｜｜｜｜｜｜｜｜

**五星聚** 史記天官書歲星所在｜｜皆從而｜於一舍｜百王不易之道也

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

監德失次應見柳 史記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色蒼蒼有光其｜｜有｜｜｜歲早水晚旱

降入失次應見張 史記天官書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大有光其｜｜有｜｜｜名曰降入其歲大水

青章失次應見軫 史記天官書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於營室東壁晨出曰｜｜青青甚章其｜｜有｜｜｜曰青章歲早旱晚水

跰踵失次應見亢 史記天官書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熊熊赤色有光其｜｜有｜｜｜｜

開明失次應見房 史記天官書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有｜｜｜歲早旱晚水

長列失次應見

箕 史記天官書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昭昭有光利行兵其｜｜有｜｜

｜大音失次應見牽牛 史記天官書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昭昭白其｜｜有｜｜｜｜

長王國昌熟穀 史記天官書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作作有芒｜其｜｜｜｜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

長王失次應見危 見上

天睢失次應見東壁 史記天官書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白色大明其｜｜有｜｜｜｜歲水女喪

大章失次應見婁 史記天官書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有｜｜｜｜

天泉失次應見昴

史記天官書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已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元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有｜｜

天皓失次應見參　史記天官書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已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黫然黑色甚明其｜｜有｜｜｜

歲星赤黃而沈大穰　史記天官書｜色｜｜｜｜所居野｜｜

得土得女　史記天官書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已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不乃｜｜

易行　史記天官書五星合是謂｜｜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

五星同色　史記天官書｜｜｜｜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

大圜黃濞　史記天官書其色｜｜｜｜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

注準音澤
免過太白間可械劍 史記天官書辰星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注辰星謂之免星械音函函容也

日暈制勝 史記天官書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已上功太白虹屈短上下兑有者下太流血｜｜｜｜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已其直及日所宿加已日時用命其國也

食所不利生所利 見上

仰望平望登高

望史記天官書凡望雲氣｜而｜之三四百里｜｜在桑榆上餘二千里｜｜而｜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注正義兵書云雲雄或如雄雞臨城有城必降雲雄上見稍雲精白史記天官書｜｜｜者其將悍其士怯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史記天官書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史記天官書｜｜｜｜｜｜｜｜｜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史記天官書｜｜｜｜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臘明正月旦決八風史記天官書漢魏鮮集｜｜｜｜｜｜｜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趨兵北方為

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

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見上各以其時用雲色占見上

正月旦比數雨史記天官書或從｜｜｜｜｜｜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注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

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史記天官書月所離列宿曰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此其大經也

五穀逢昌史記

天官書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決要晷景歲星所在｜｜｜｜其對為衡歲乃有殃

國殊窟穴家占物怪史記天官書所見天變皆｜｜｜｜｜｜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傳天數者史記天官書昔之｜｜｜｜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

星氣占歲史記天官書自漢之為天數者｜則唐都｜則王朔｜｜則魏鮮

三光之占亟用史記天官書夫常星之變希見而｜｜｜｜｜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

客氣發見見上

必通三五史記天官書為天數者｜｜｜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日再中史記封禪書平又言臣候｜｜｜居頃之日卻復中按平新垣平也視日史記陳涉世家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事春申君注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東井秦分先至必霸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者｜｜也｜｜｜楚雖彊後必屬漢風師漢書天文志有雲如衆風是謂｜｜法有大兵斗擊漢書藝文志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聖人知命之術漢書藝文志又呂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漢書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呂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六情十二律漢書翼奉傳知下之術在於｜｜｜｜｜而巳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

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吕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吕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吕其類應

王者忌子卯吉午酉見上辰為客時為主人漢書翼奉傳上吕奉為中郎召奉問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吕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疏而時情其劾同功必參伍觀之然後可知

辰疏時

精必參伍觀之見上

鐵炭低卭漢書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之｜｜見効可信者也注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于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

辰星効於四仲漢書李尋傳｜｜｜｜主正四時當｜｜｜｜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

營頭星後漢書天文志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之｜也占曰營頭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注袁山松書曰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

五色喜怒後漢書天文志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稍小至後年六月消

繞帶天街後漢書蘇竟傳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歲星不舍氐房以為諸

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旨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没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

**裴回藩屏躑躅帝宮**見上

**聖帝應符之兆**見上

**八魁**後漢書蘇竟傳夫仲夏甲申為｜｜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

**木勝土刑制德**後漢書蘇竟傳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

**風角星算六日七分**後漢書郎顗傳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

**丑**

寅申皆徵 後漢書郎顗傳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

寒温為實清濁為貌 後漢書郎顗傳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

金氣為變發在秋節 後漢書郎顗傳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

重華 後漢書郎顗傳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

風者號令天之威怒 後漢書郎顗傳丁丑大風掩蔽天地｜｜｜｜｜｜｜｜皆所㠯感悟人君忠厚之戒

歸忌 後漢書郭鎮傳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則寄宿鄉亭注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

也五將三門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武擔石折後漢書任文公傳公孫述時|||||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聚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五官獻橘後漢書楊由傳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掾||數包二使星後漢書李郃傳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荊州占晉書天文志劉表為荊州牧命武陵太守劉叡集天文衆占名|||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傍氣皆

略其名狀晉書天文志漢京房著風角書有｜舉其占驗

**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寅日見

**如城門如華蓋如龍馬**晉書天文各有五星所生云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隱隱在氣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

**火**在日西或｜｜｜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

**烟粉沸如旌如弩**晉書天文志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之狀或白如｜｜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黑｜或｜張｜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變山形**上見

**如持斧覆舟如牽牛鬬雞**晉書天文志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

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或｜人｜｜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氣如｜｜雲｜｜｜｜或有雲如｜｜赤白

**如轉蓬揚灰如卷席匹布** 晉書天文志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羣羊羣猪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紛紛｜｜｜或如｜｜或雲｜｜｜如｜｜亂穰者皆為敗徵氣如繫牛如人臥如雙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鷄相向此皆為敗軍之氣

**繫牛飛鳥** 見上

**驚鹿相逐兩鷄相向** 見上

**瓜蔓連結** 晉書天文志凡暴兵氣白如｜｜｜｜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來

**斗牛間紫氣** 晉書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之｜常有｜｜道術者

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邀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寳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禨祥協德** 晉書陸機傳術數則吳範趙達以｜｜｜｜

**隱士當之** 晉書謝敷傳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曰｜｜｜｜

**青蓋入洛** 晉書陳訓傳少好秘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晧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晧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陽晧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

**夾河西流** 晉書苻健載記衆星｜｜｜｜占者曰爲百姓還西之象

**大鳥望旗顛仆** 魏書彭城王勰傳從征沔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

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獻可勑將士肅爾軍儀韶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為人所獲韶言於高祖曰始有一烏｜｜｜｜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烏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

鄭國貢嬙

魏書崔浩傳有兎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

熒惑入秦

魏書崔浩傳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士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矣諸人皆作色曰

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諠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 三

**陰用兵蓋得其類** 魏書崔浩傳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

按淵張淵 **驛馬星流** 魏書張淵傳又有容成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

禁尉問路曰昨夜｜｜｜｜計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候馬俄而赦至時人重之

兩馬從西南來

魏書王早傳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匹｜一白一赤｜｜｜｜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鄰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世祖從之如期而尅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沱

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見上

申時大雨見上

為客不利

北齊書神武帝紀武定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

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蟥陣鬬占者曰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曰此候勝負是時黃蟥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曰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鄴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李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塚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

黃黑蟥陣鬬見上

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北齊書斛律金傳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

喜氣下臨必有大慶周書將昇傳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

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既出｜｜｜｜｜｜｜｜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

## 度星法

隋書滕穆王瓚嗣王綸傳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為｜｜｜

## 青氣如樓闕

隋書庾季才傳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

烏

言北史崔逞傳長諶少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諶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歷醫方卜相風角｜｜靡不開解按長諶名愍崔夤子

小人風北史李業興傳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為太原太守

宅有獄氣舊唐書李義甫傳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甫望氣云所居｜｜｜｜發積錢二十萬乃可厭勝義甫信之聚斂更急切

四朔頻大唐書歷志貞觀十八年淳風上言仁均歷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詔集諸解歷者詳之不能定

漏毋唐書歷志以消息數春分後加千七百五十二秋分後以減二千七百四十八即各其日晷為｜｜也

陽歷陰歷唐書歷志日道表曰｜｜｜其裏曰｜｜

郵傳過宿唐書歷志傅仁均曰日躔宿度如｜｜之｜｜

命辰起

子半命度起虛六唐書歷志｜｜｜｜｜｜｜｜｜符陰陽之始初準變準末準刻準時準差準唐書歷志夏至初日以二百四十八為｜｜去夏至前後每一日損初準二分皆畢於四十九日為每日｜｜又以六十減初準及變準餘以十八約之為｜｜｜以並午正前後七刻內數為｜｜人置末準每一刻加十八為｜｜黑氣狀如鬬鷄五代史唐臣傳劉鄩攻同州符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按軍不動居向日望氣者言有｜｜｜｜｜｜｜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破之鄩閉壁不復出赤文成紫微字宋史王欽若傳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日下五色雲見宋史韓琦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左右皆賀昴宿有光雲從北來宋史柳開傳真宗即位命知代州開

謂其從子曰吾觀｜｜｜｜｜多｜｜｜犯境上寇將至矣

德星

宋史周克明傳克明精於術數凡律歷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五遷春官正克明頗脩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常獻所著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錄荆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

曰色赤應在東暮色赤應在西

金史紇石烈良弼傳嘗問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而｜｜｜｜｜高麗當之｜而｜｜｜｜｜夏國當之願陛下脩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

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

道越絕書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為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敵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驕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敵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

將智而明兵多卒强斅足而不可降黄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强兵少斅少黄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斅亡攻之必傷黄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强斅足而有多為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强其氣本廣末鋭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兵彊兵多斅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斅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斅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斅少攻之可降黒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鋭而來者為逆兵去乃可攻黒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斅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黒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斅亡攻之斅將軍亡黒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斅將其軍自降黒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斅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為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

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

**相氣取敵** 見上

**日走月步** 焦氏易林｜｜｜｜趨不｜

同舍夫妻反目君主失國

**支傷日下氣不相受** 吳越春秋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無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令往方死何侯之有

**陽將** 吳越春秋句踐之出遊也休息食室於冰廚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以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令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

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

**金制始而火救終**見上

**德在合斗擊丑**吳越春秋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乃從句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今年七月辛丑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ㄧㄧㄧㄧㄧ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敗

**時犛忌**荀悅申鑒或問曰ㄧㄧㄧ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蹈之不沈

**知神人來過**葛洪神仙傳老子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ㄧ當有ㄧㄧㄧㄧ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得道乃停關中

**視月中異物**葛洪神仙傳尹思者

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獨坐屋中遣兒｜｜｜有｜｜｜否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被簑帶劍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杖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耳後果如其言

刻鳩表端

王嘉拾遺記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玉為｜置於｜｜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

觀星望氣執算披圖

王嘉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而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晝則｜｜｜｜不服寶衣不甘素食

客星伏南斗中

常璩華陽國志大同志初濬將征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按濬謂龍驤將軍王濬

賢人聚

劉敬叔異苑陳仲弓從諸

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
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欲知五穀但視五木**賈思
勰齊民要術師曠占術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
五木者五穀之先｜｜｜｜｜｜｜擇其木盛者來
年多種之萬
不失一也**雲形似樹日辰在金**劉肅大唐新語馮智
戴高州首領盎之子
貞觀初奉盎幷入朝太宗聞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
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
對曰｜｜｜｜｜｜｜金能制木
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衛將軍**赤兵驗黃時豐**韓
鄂
歲華紀麗油然作雲沛然
下雨｜為｜｜｜乃｜｜**黑雲如阜**李石續博物志京
房風雨占候曰｜
｜｜一匹｜｜二日中一日大
雨二匹三日雨三匹十日雨**皆以天事名之**沈括夢溪
筆談予按
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於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
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於戌故

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於酉故曰從魁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為婚姻酒食之事勝光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馬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

六壬止合

有十一神將之

沈括夢溪筆談｜｜｜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貴人為之主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惟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

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者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干君者遇之乃吉

**氣順必雨**

沈括夢溪筆談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與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隨其所變疾厲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以謂頻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為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丨皆丨以是知其丨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重則水大輕則水小**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俗湘之民歲暮取江水一斗歲旦取江水一斗較其輕重則知其年水勢高下云｜｜｜｜｜｜｜｜甚驗

鳥占

周密齊東野語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其術多驗號富春子溥遊雲上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而土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為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史衛王之門頗為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翼日果李全以玉柱斧為貢為閽者邀留賈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啟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剗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五雲

張仲才文始真經｜｜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

八風

｜｜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

氣之運耳

積灰懸炭

釋贊寧感應類從志｜｜知風｜｜識雨注以榆化灰聚置幽室中天若將風則灰皆飛揚也秤土炭二物使輕重等懸室中天時雨則炭重天時晴則炭輕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七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唐　湝

#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

## 方術部三

### 星

后來見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丨丨丨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橑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

高其戶 史記孟嘗君傳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

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丨丨丨丨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不舉五月子 見上

識命 後漢書王昌傳

興年十二丨丨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按輿劉子輿

六庚為白獸 晉書戴洋傳太公陰謀曰丨丨丨丨丨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

惡月生 宋書王鎮惡傳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丨丨丨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

唯吾與卿猶享富貴 魏書孫紹傳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丨丨丨丨丨丨丨雄甚

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 祿命篇

唐書呂才傳｜｜｜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常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危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背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尪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

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借祿於法無官
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絶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
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于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
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戸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
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
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
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
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
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

若胎而夭壽異科見上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王充論衡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鬼神不能改聖智不能回劉勰新論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禀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修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應龍跡氣夢降及凡庶亦禀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則｜｜｜｜｜移而｜｜｜｜｜也感星劉勰新論微子｜牽牛｜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磨蝎為身命東坡志林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皆康疆吳處厚青

箱雜記張尚書方平李給事繳之王秘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卯時王戌時迄今丨致政

丨丨**貴人少福人多貴人多福人少**邵伯温聞見前錄張行年八十以術遊士大夫問紹聖初余官長安因問范忠宣公命行曰范丞相命僅作參知政事耳今朝廷貴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丨丨丨丨丨丨今丨丨丨丨丨丨余問其說行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執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為監司大郡享安逸壽考之樂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孫貧約如初蓋其命發於刑殺未久即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

**三處合**魏泰東軒筆錄章郇公慶歷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胎有丨丨丨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使張

宋退名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試命** 張邦基墨莊漫錄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貴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丨丨一廽

**當並案**

**食九月** 馬永卿嬾真子洛中士人張起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為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闗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丨丨丨而丨者丨箇丨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

洛起宗視其交游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游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文與之同因呼為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入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為主人則揖於左公為客則揖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為口號曰東田小籍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暫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

談天

岳珂程史中都有｜｜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於門標之曰看命司

言不碌碌

岳珂程史蜀有楊艮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暫而多知自云知數｜頗｜｜｜｜其得失多以五行為主不深信珞琭諸書時韓平原得君權震天下艮曰是不能令終夫年壬申金也目曰劍鋒

不復畏它火惟丙寅能制之蓋干支納音俱為火而履於木木實生火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己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年運於卯火為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弗可一陽將萌亶其時乎既而艮言大驗乃歎其神

**辨八煞** 周密齊東野語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時人號為丨丨丨按辨謂僧法辨

**陳獨步張五星**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永嘉術者丨丨丨瞽而善記每有客自外來聞其聲即知其為何人也誦言一別今幾何歲矣台庚庚乃某年某月日時者乎畧無一差吾鄉張神鑑亦瞽而善記胸中所儲何處數萬每談一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又有丨丨丨亦瞽而慧善辨寶玉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妍醜閒其聲欬扣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性情

**醉筆如飛** 陶宗儀輟耕錄趙信國丞相專俾置婢妾并玉器云

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與推算丨丨丨丨畧不搆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為異人至元己卯間婁敬之為本路治中嘗呂休咎叩之答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婁深信其說棄職別進適值壬午更化俯就首掾陞除益都府判改換押字再宛然真書一品二字未幾卒於官所此偶然耶抑數使然耶

## 安命法

陶宗儀輟耕錄曰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羅計炁孛四餘氣躔度過宮遲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月日時可以知休咎定壽夭其書曰百中經經首有丨丨丨曰周天天宿度十二宮安命例凡十葉有術士以其例節為一葉簡明易見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陽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時加在上向下逐宮虛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行自上而下見卯住即是此度安命真捷徑也

## 納音所起

陶宗儀輟耕錄六十甲子之納音此呂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

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甲己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為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為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為音故曰火凡此六十甲子皆然此丨丨之丨丨也

遇龍則化

陶宗儀輟耕錄甲己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真氣也其法取歲首月建之干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故化土餘倣此又一說亦通謂丨丨丨丨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相

九方歅莊子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梱也為祥見上

姑布子卿荀子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

相形論心擇術荀子｜｜不如｜｜論心不如｜｜形不勝心心不勝術

敦顏土色呂氏春秋臣嘗聞相人於師｜｜而｜｜者忍醜

吉人吉臣吉主呂氏春秋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

謂丨丨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丨丨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伯天下

**參午達理奇毛通骨** 抱朴子或人難曰子體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久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

**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 國語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强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王其勿賜

**老父過請飲** 史記漢高祖紀高祖為亭長時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丨丨丨丨丨丨呂氏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

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呂公好相人** 史記漢高祖紀單父人丨丨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丨丨丨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真將軍**

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矣

## 從理入口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為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此餓死法也按漢魏春秋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鳴雌亭侯

## 聖人不相

史記蔡澤傳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

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黄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百日之内持國秉政見上

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見上

當刑而王史記黥布傳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丨丨丨丨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貴賤在骨法憂喜在容色史記淮陰侯傳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丨丨丨丨於丨丨丨丨於丨丨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人奴安得封侯事史記衛將軍傳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

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乎

不得名一錢

史記鄧通傳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慚由是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寄死人家

小史有封侯骨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

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
貌謂曰｜｜｜｜｜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

相書 漢書黄霸傳始霸少為陽夏遊徼與善相人者共
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
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隣里巫
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

娶巫家女 見上

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漢書王莽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黄門
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
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
｜｜｜｜｜｜｜｜

相理鶉條 漢書敘傳許｜｜而
｜｜注應劭曰許負
相周亞夫從理入口當餓
死鶉窮也條亞夫所封也

必為此女稱臣 後漢書明德
馬皇后紀太
夫人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
｜然貴而少子若養它子者得力迺當逾於所生

問息耗 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
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見

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

日角偃月 後漢書安思閻皇后紀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燕頷虎頸飛而食肉 後漢書班超傳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此萬里侯相也

足心有黑子當為二千石 後漢書黄昌傳昌左｜｜｜｜｜常自言｜｜｜｜｜注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

嫁阿鶩 魏志朱建平傳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户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當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

唐舉許負何以復加 見上

獨見白狗 魏志朱建平傳謂應

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丨丨一丨丨丨而旁人不見也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内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遊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

陶得上壽周當下壽 晉書周訪傳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優劣更由年耳

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 晉書陶侃傳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

頭低視仰名為肹刀 晉書陳訓傳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丨丨丨而丨丨丨相法丨丨丨丨丨丨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

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 晉書石勒載記有一老父謂勒曰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當

貴為人主憑之無相宋書武帝紀初高祖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並當大貴惟云｜｜｜｜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既為同舟理無偏異吾徒咸皆富貴則檀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憑之戰死

三人皆至方伯宋書沈攸之傳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舟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當｜｜｜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悞耳其後攸之為郢荊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

鼓角相齊書王敬則傳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

胞衣紫色見上

仕當至公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少時群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餘人莫及也

年位最高見上

日月相齊書江祏傳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秘不傳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

守王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丨丨丨卿宰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無復公相年壽更增**

齊書張欣泰傳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丸墮傷額又問相者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亦可得方伯耳

**臂有封侯志**

齊書魏虜傳初元度自云丨上丨丨丨丨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宮書與元度曰努力成臂上之相

**奇聲**

梁書呂僧珍傳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珍謂博士曰此生有丨丨封侯相也

**小虧損則當富貴**

陳書章昭達傳少時當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丨丨丨丨丨丨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

**不忘司馬之言**

南史宋武帝紀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

脩令相帝當得州否㬰曰當得遏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㬰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丨丨丨丨丨丨

**大雷**丨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

**老父**南史柳元景傳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丨丨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嘆岸側有一丨丨自稱善相謂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

**當與天子交手共戲**南史李安人傳安人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摴蒱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丨大富貴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

**為天地母生天地主**魏書宣武靈后胡氏傳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

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丨丨丨丨丨丨丨勿過三人知也

**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

魏書冦讚傳初讚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及貴也文以民禮拜謁仍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為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為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嘗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

**制命關右**

魏書盧淵傳及車駕南伐趙郡王幹督關右諸軍事詔加淵使持節安南將軍為副勒衆七萬將出子午尋以蕭賾死停師是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衆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惟梟首惡餘悉不問詔熙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諸

相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顧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

**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何由可解**

北齊書文宣帝紀内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亦｜｜｜｜唯高祖異之謂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

**必為良將位極人臣**

北齊書綦顯傳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語終失僧莫知所去

**袜眼試相術**

北齊書王甫玉傳顯祖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亦貴而各私掐之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

**此公子有至貴之相**

周書孝閔帝紀九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者

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
｜｜｜｜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
必爲台牧周書李
賢傳賢
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常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
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卿其勉
之
當爲天下君隋書高祖紀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
封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
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
陰謂高祖曰公｜｜｜｜｜
形不如面面不如眼北
史
皇甫玉傳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
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一尺之｜一
尺之｜｜｜一寸之｜大將軍
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
位隣台輔年將九十舊
唐
書劉仁軌傳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
君終當｜｜｜｜｜｜｜｜後果如其言
一門盡貴
舊唐書蕭嵩傳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爲僚
壻象先時爲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

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驢耳甚大龍耳甚小舊唐書李忠臣傳建中初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說之

面似大獸舊唐書袁天綱傳韋挺就之相天綱曰君||||

伏犀貫腦舊唐書袁天綱傳侍御史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

玉枕上見 背如負物上見 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上見

鳶肩唐書馬周傳岑文本

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丨丨丨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

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唐書高智周傳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産結四人驩因請各話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蹟高晚顯而壽吾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天道也

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唐書揚元琰傳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及長秀眉美鬚髯崇肩博頤

面如虎唐書袁天綱傳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當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丨丨丨當以武處官

以輔角完起唐書袁天綱傳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丨丨丨丨十年且顯立功其在

梁益間耶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無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

**赤脉干瞳** 上見

**龍瞳鳳頸** 唐書袁天綱傳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丨丨丨丨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

**眉過目** 唐書袁天綱傳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爽丨丨丨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鼻下氣墨** 唐書袁客師傳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丨丨丨皆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相在怒時** 唐書張憬藏傳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

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丨丨丨丨位必卿相

**方頤** 五代史雜傳李周年十六為內邱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邱人盧岳將從家太原舍逆旅徬徨不敢進周意憐之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骨法相人子丨丨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

**非常** 五代史吳越世家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游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野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丨丨丨丨顧自愛因與起

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耳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謬游時時貸其窮之

求其人非有所欲質吾術耳見上

母天下宋史皇甫坦傳坦善醫術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

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雖龍耳宋史王延範傳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四門輦

牛目虎顧視物如射宋史蕭注傳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注韓絳為安撫使施設如何對曰廟算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為多惟氣和能養萬物耳

面有權骨可公可卿金史施宜生傳初宜生困於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建斂

因一青馬而貴　元史王珣傳年三十餘遇道士謂珣曰君之相甚奇他日丨丨丨丨丨丨珣未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喜曰道士之言或驗乎乃倍賈買之後乘以戰其進退周旋無不如意

河目隆顙修肱龜背　孔叢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丨丨而丨丨黃帝之形貌也丨丨而丨丨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

龍角博顙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位至公卿

吳市吏　吳越春秋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丨丨丨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

骨鼻仳脇　王充論衡蘇秦丨丨為六國相張儀丨丨亦相秦魏

案骨節察皮膚審人之性命　王充論衡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

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報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性丨丨丨之法丨丨丨之理以丨丨丨丨無不應者

有骨法 王充論衡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丨亦丨丨丨性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則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

骨法為主氣色為候 王符潛夫論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為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

欲安穩覆載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部位為年時德行為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為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地膏壤雖肥弗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厮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參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五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

雖休徵見相禍轉為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貳之於行參之於時**荀悅申鑒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何氏肥張氏瘦**趙岐三輔決錄張氏得鉤何氏得鼻故三輔舊語曰何氏鼻張氏鉤丨丨丨丨丨丨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鉤鼻知吉凶以肥瘦知貴賤

**岳峻瀆流**劉勰新論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丨崔嵬有丨極之勢四丨皎潔有川丨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鐘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及孫陽之相馬覽其機妙不亦難乎

**貴相有四**崔鴻蜀錄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丨其丨丨丨丨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為大貴

**在乎粹美**李德裕窮愁志夫相之相

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為大柄兼而有之丨丨丨丨而已

相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丨人丨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

卧蛇文 馮贄雲仙雜記傳咸掌有丨丨丨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

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 馮贄雲仙雜記郭汾陽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事已乃復

青蠅拜賀及第 馮贄雲仙雜記術士相牛僧孺若丨丨丨丨方能丨丨公疑之及登科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人行立約數萬折躬再三良久乃去

如百斛巨器所貯尚空其半 康駢劇談錄自咸通乾符以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奇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

耗時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路公笑曰見是帝王密親復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為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為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為貴者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敢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矣其後浹旬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士大為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説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天津橋老人 康駢劇談錄裴晉公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

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擕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蓋慮動傷一境未聞歸心效順乃坐據一方若以旌鉞授之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為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偃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既平後入朝居廊廟六年拜正司徒為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丨丨丨丨丨之事

三人皆節度使

玉泉子李業之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僮看舍業牽驢庇於簷下時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

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僮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具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以謝媿再三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客某又礙夜前去不得甚憂怪乃不意過禮週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爾言之過矣老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領節鉞勉自愛也業既數年不第從戎幕矣楊鎮為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為軍使領邠州節度使業以討党項功除鎮武汾涇凡五鎮麾鉞一如老翁之言

**傳相法**

歐陽修歸田錄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

**耳白於面**

蘇軾仇池筆記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

丨名滿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

## 三十六相

吳處厚青箱雜記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謗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言人以心相為上也故心相有丨丨丨丨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為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嘗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著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生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為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急物二十二也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言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

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嘗有以恤之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以上三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不全則禍福相折以次減殺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 急流勇退

朱子名臣言行錄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丨丨中丨丨人也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麻衣道者也

## 洞見肺腑

陶宗儀輟耕錄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娴戚屈來同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

遥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逾三兩舍遥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世稱神相

堪輿

青龍所居庚泥管子｜｜之｜｜不可得泉

生地抱朴子有急則入｜｜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况一房乎

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其西史記樗里子傳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

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武庫正直其墓

行營高敞地旁可置萬家史記淮陰侯傳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丨丨丨丨丨令其丨丨丨丨丨余視其母冢良然

通子午道漢書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瑞丨丨丨丨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注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也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

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後漢書光武帝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唶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土

禁後漢書來歷傳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呂為聖
舍新繕修犯｜｜不可久御
三書生後漢書袁安傳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問安
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
馬
故犯妖禁後漢書郭鎮傳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
宇移穿改築｜｜｜｜而家人爵祿益用昌熾
出折臂三公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
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當出
貴甥晉書魏舒傳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外祖母呂魏氏甥小而慧意謂
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當為外氏成此宅相見上
牛眠晉書周光傳初陶侃

微時丁艱將塟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過一父老謂曰前岡見一｜｜山汙中其地若塟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又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塟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塟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當起宮殿** 晉書索靖傳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

**沙漲為桑田** 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塟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即當為陸矣其後｜｜去墓數十里皆｜｜

**｜｜能致天子問耳** 晉書郭璞傳璞嘗為人塟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塟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塟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帝甚異之

**山作八字數不及九** 晉書戴洋傳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

丨丨丨丨丨丨昔吴用壬寅来上創立宫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按亮庾亮

門前水中生洲

宋書張興世傳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二十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丨丨丨丨一旦忽丨丨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洲生近市貴王臨境

齊書州郡志泰始中成都市橋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碩有術數見之曰丨丨丨丨丨當有丨丨丨丨永明二年而始興王鎮為刺史

相墓工

齊書祥瑞志武進縣彭山舊塋在焉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上有五色雲氣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遣丨丨丨高靈文占視靈文先與世祖善還詭答云不過方伯退謂世祖曰貴不可言

白兎跳起

齊書高昭劉皇后傳歸葬先帝墓側今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鍤有丨丨丨丨尋之不得及墳成兎還栖其上

十往五往常坐一處 齊書郴世隆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及卒墓正取其坐處

當出暴貴而不久 齊書荀伯玉傳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馬著龜經秘要二卷行於世

白馬經 ｜｜｜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墳 陳書吳明徹傳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之日必有乘｜｜逐鹿者來｜｜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

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 南史宋武帝紀皇考墓在丹徒之侯山其地秦史所謂｜｜｜｜｜｜｜｜者也時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常與經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

置宅圖墓 北齊書陸法和傳又為人｜｜｜｜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

葬於桑東封公

侯北史裴俠傳年十三遭父憂哀毁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

龍盤鳳翥舊唐書明皇紀初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崗有｜｜｜｜｜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

獄氣發舊唐書李義甫傳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甫望氣云所居宅有｜｜｜積錢二十萬乃可厭勝義甫信之聚斂更急切

杜固唐書杜正倫傳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

地有壯氣見上

石虵三卯唐書郭誼傳誼者兗州人凡岌事悟為牙將常樂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為都頭異姓河

北謂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変過二丈不利誼以发假
刺史穿三丈得｜｜并｜｜石破之皆流血至是誼及
发三子同誅

有牛乘人逐牛即啓土

遼史耶律乙不哥傳嘗為人擇葬地曰後三日｜｜｜｜｜｜｜過者｜｜｜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犉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啟土既葬吉凶盡如其言

咸陽辰巳長安戌亥

焦氏易林｜｜｜｜｜｜｜｜邱陵生止非思鰌市

破楚門

吳越春秋子胥乃使術士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廻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户也閶閶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

蛇北向首内示越屬於吳也南大門上有木蛇見上缺西北吳越春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宫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户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瑯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泗水却流王充論衡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為之||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王充論衡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

當不祥

出乘其勝入居其隩 王符潛夫論俗工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矣五行當｜｜｜｜｜｜｜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以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鬭也五行皆然

宰相當出坤鄉 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自建武以後郡儒修業開按圖緯漢之｜｜｜｜｜｜於是司徒李公屢登七政太傅子堅奕世論道

得石牌 馮贄雲仙雜記烏重胤葬先世掘｜｜｜有云牛領岡前紅簫隴下葬用丙日手板相亞重胤依而用

牛領岡前紅簫隴下 見上

龜葬梁家 沈括補筆談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士卜地塟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梁以為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邱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塟他所以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嘗預薦皇

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典十餘郡令為朝請大夫致仕予亦識之立儀立則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廣州鬱為士族至今謂之｜｜｜｜｜龜能塟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興其偶然耶抑亦神物啓之耶

**文筆**　方匀泊宅編會稽山為東南巨鎮周迴六十里北出數隴塟者紛紛得正隴者趙陸二祖墳而已二墳下瞰鑑湖湖外有山橫抱如几案案之外尖峯名梅里尖地里家謂之｜｜

**溪山環合當出大魁**　何遠春渚紀聞余拂君厚雲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有相宅者言此地｜｜｜｜君厚之父朝奉君云與其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則遷其居於後以其前地為烏程縣學不二三年君厚為南宮魁而莫儔賈安宅繼魁天下則相宅之言為不妄

**丑年必登高第**　何遠春渚紀聞先友提學張公大亨字嘉甫雲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有赴舉者

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

鬼靈　何薳春渚紀聞張三

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飾延款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定尅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定其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倫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馬從之馬至潭仄忽大驚躍御勒不制即與某俱墜淵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忝者

某是也蔡請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鵪鶉為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卧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為尅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為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野駝飲水**

何遂春渚紀聞先君嘗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術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葬地數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據案而坐望蔡之入遥語謂曰汝尋葬地已得之否||||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聳遠於某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誠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臨浙江即野駝飲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即用之

**暗合孫吳**

范公稱過庭錄祖妣甲戌冬歿於鎮國軍先子避地倉皇中不

復問術者以意卜葬郡之水南未幾有建昌黃生者過墓下愛之問先子所居以刺投謁先子昧其人託以他出生力請曰非有所覬特欲言少事爾先子出見生問曰水南新墳知公所葬術者為誰也先子曰亂離中歸土是急以意自卜爾生曰幾於一一一一此墳以術徵之不以久遠論來春當有天書及公公赴無疑先子曰哀苦偷生安有是理笑而謝之生曰願公謾記此言一揖而去己酉二月當路有薦先子者果有御營參謀之除來春當有天書見上掘牛山王明清揮麈後錄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號太白山人不拘禮則又云云姓王竟不知何許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見入州市一度自見此先生賣藥已僅三四十年顏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且大寇之帥黃巢淩劫州縣盜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偽國大齊年號金統

必慮王氣在北斗山伏請閧奏蜀京掘破斗山則此賊自敗散堯封聽之大喜且具茶菓與之言話移時太白山人禮揖而去堯封遂與州官商量點州縣義丁男日使萬工|||一個月餘其山後崖崩十丈以來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徑三尺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上有一斂長三尺黃腰見之乃呦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遂封劍及畫所掘地圖所見石桶事件閧奏僖宗大悅尋加堯封檢校司徒封博陵侯黃巢至秋果衰是歲中原尅平

## 朝揖絶勝

王明清揮麈後錄范擇善同宣和中登第得江西教官自當塗奉雙親之官其父至上饒而殂寓於道旁之蕭寺中進退彷徨主僧憐之云寺後山半適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免般挈之勞而老僧平日留心風水此地|||誠為吉壤擇善從之即其地而殯之其後擇善驟貴登政府乃謀歸祔於其祖兆請朝假以往改卜時老僧尚在力勸不從才從之後擇善以飛語得罪於秦會之未還闕言者希指攻

之云同以遷葬為名謁告於外搔擾州縣遷謫而死

## 五箭

郭彖睽車志趙三翁名進字從先中年縣白沙鎮人密縣陸門山道友席洞雲築室於獨紇嶺瀑水潭側慕其清峭高爽落成甚喜既遷入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且告之故翁曰得無居丨丨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素不聞五箭之說敢問何謂也翁曰峰巔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當風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溪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爍燥斥鹵沙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毒蟲蟻聚散若朽壞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巘峻壁巉巖銳峰峭岫拔刃攢鍔聳齒露首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要在回環于抱氣象明邃形勢寬閒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悉遵其教

居止遂安君山龍脉正結於此陶宗儀輟耕錄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為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九

## 方術部四

### 巫

知神次 管子丨丨丨者摻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竿

齋牛山 晏子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於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丨丨丨乎公曰然致五帝以

明寡人之惠神將降福於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

去鴞

晏子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而不踊焉公曰然有鴞昔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禱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晏子曰嘻亦善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間抑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

無益不爲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夜用事見上益壽見上得壽地將

動見上列子心醉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見之而||

季咸見上積往生跂鶡冠子|||工以爲師汪跂跂倚也師巫師巫步多跂故積往生跂

不能自祓韓非子巫咸雖善祝||||也

主穰擇荀子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

傴巫跛擊見上

弊鼓喪豚荀子故傷於濕而擊鼓鼓痺則必有||||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

審於死生能去苛病吕氏春秋公曰常之巫||||||||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

糈藉淮南子病者寢席醫之用

針石巫之用｜｜所救鈞也
**巫步多禹**楊子昔者姒氏治水土而｜｜｜｜
**祕祝**史記漢文帝紀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之官移過於下㠯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祝釐**史記漢文帝紀今吾聞祠官｜｜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
**九天巫　河巫　南山巫**史記封禪書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祠九天皆㠯歲時祠宮中其｜｜祠河於臨晉而｜｜｜｜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
**秦晉梁荊之巫**漢書高帝紀贊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世祠天地綴之㠯祀豈不信哉注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頴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

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

**䑬𨟚** 漢書地理志雲陽注有越巫丨丨祠孟康曰䑬音辜磔之辜𨟚音穰

**祝盜方** 漢書息夫躬傳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邱亭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内掾賈惠往過躬教以丨丨丨以桑東南指枝為七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披髮立中庭向北斗指匕招指祝賊

**下神** 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丨丨祝詛

**五斗米師** 後漢書郡國志注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脩療病愈者雇以米五斗號為丨丨丨丨

**侲子**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減逐疫丨丨之半注侲子逐疫之人也音振薛綜注西京賦云侲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黄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鞉

**狂言** 後漢書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丨丨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

為賊有笑巫者輙病

**笑巫輙病**見上

**唐后山公嫗**後漢書宋均傳浚遒縣有｜｜二｜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吕為｜｜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吕後為山娶者皆取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神怒向漢**後漢書班超傳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何故欲｜｜漢使有騧馬急求取吕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吕送廣德

**刻畫好繪縻折金綵**後漢書王符傳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歌舞事神吕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憒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吕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令

廣分寸或斷絕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

廟神不悅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白日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呂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紀綱上詞請殺之巫曰｜｜｜｜此是郏亭驢山君鼠使詣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隱形匿影 晉書夏統傳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呂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呂為喜慶

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鄉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
丹珠在中庭輕步佪儛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翻
統驚愕而走不
由門破藩直出
抜刀破舌吞刀吐火見上輕步佪儛靈談
鬼笑見上髑木言怪寓釆稱神宋書周朗傳鬼道惑衆妖
巫破俗||而||者不
可數||而|
|者非可算
善禁齊書陳顯達傳顯達出杜姥宅大
戰破賊矢中左眼抜箭而鏃不出
地黄村潘嫗||先吕釘釘柱嫗禹步
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婆羅門齊書林
邑國傳
謂師巫為|||羣從相姻通婦先遣娉求壻女嫁者
伽藍衣横幅合縫如井闌首帶花寳婆羅門牽壻與婦
握手相付
咒願吉利
六龍在帝寢齋南史梁武帝紀臺内有宿衛
士為覡覡常見太極殿有六龍
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為益
州覡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覡還都乃見||俱

丨丨所

## 神將送與北斗君

南史袁君正傳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呂貴公子早得時譽為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萬師世榮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命君正呂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丨丨丨丨丨丨丨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于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 巫道療疾

南史蕭矯妻羊淑禕傳諸暨東滂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疾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呂丨丨為人丨丨無不愈家產日益

## 假稱神鬼妄說吉凶

魏書孝文帝紀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徙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

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及妻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

## 猫鬼

隋書獨孤陁傳好左道其妻母先事丨丨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為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咒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

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絶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勲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

**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

舊唐書王世充傳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衆皆請戰

**盛服乘傳**

舊唐書王璵傳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為姦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為蠧弊與其徒宿於

黄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啟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籍吕上聞仍請贓錢代貧民租稅

此行見一大人

舊唐書迴紇傳迴紇首領羅達干等率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率衆被甲持滿數千人迴紇譯曰此來非惡心要見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迴紇曰請去甲子儀便脫兜鍪搶甲策馬挺身而前迴紇酋長相顧曰是也時太子太保李光進兼御史大夫路嗣恭戎裝介馬在子儀之側子儀指視迴紇曰此是渭北節度李太保又曰此是朔方軍糧使路大夫迴紇便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迴紇之衆為左右翼各數百人漸進子儀麾下亦馳而至子儀麾退之子儀命酒與之飲贈之纏頭綵三千四子儀執迴紇大將可汗弟合胡禄都督藥羅葛等手責讓之曰我國家知汝迴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背約負信犯我王畿我須與汝戰何乃降為我一身挺入汝營任汝拘縶我麾下將

士須與汝戰迴紇又譯曰懷恩負心來報可汗云唐國天子今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呂遠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郭令公為將懷恩天又殺之今請追殺吐蕃收其羊馬以報國恩然懷恩子可敦兄弟請勿殺之合胡祿都督等與宰相磨咄莫賀達于宰相暾莫賀達于宰相護都毘伽將軍宰相揭拉裴羅達于宰相梅錄大將軍羅達于平章事海盈闕達于等子儀先執杯合胡祿都督請咒子儀咒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譯曰如令公盟約皆喜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大安穩然不與唐家兵馬鬬｜｜｜｜即歸令日領兵見令公令公不為疑脫去衣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鬬見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躍久之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頭綵以賞巫師請諸將同擊吐蕃子儀如其約翌日使領迴紇首領開府古野那等六人入

京朝 玉女從天而降 舊唐書李軌傳時有胡巫惑之曰見上帝當遣|||||遂徵兵築臺㠯候玉女多 女祝 唐書禮樂志皇后親祠郊社所糜費百姓患之 令預送内侍享前一日進署后北向再拜近侍奉㠯出授内侍送享所享 日之平明||奠於坫此册祝之制也 白頭老人 唐書羅弘信傳善騎射貌狀雄偉為裨將主馬牧魏有巫告弘信曰||||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文玠死衆曰孰頵主我軍者弘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為宜遂立之 布麥呪鳥 唐書西域東女傳㠯十一月為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糟||呼羣|餓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歳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 土龍請雨 宋史吳元扆傳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屬歳旱吏白召巫㠯||||元扆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 蓄

蛇為妖 宋史王剛中傳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四川有女巫丨丨丨丨殺蛇縣之

白衣素巾 遼史禮志祭山儀巫衣丨丨惕隱以丨丨拜而冠之巫三致辭每致辭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

以酒醴黍稷薦植柳祝之 遼史禮志瑟瑟儀若旱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又翌日植柳天棚之東南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鳴鈴執箭繞帳歌呼 遼史禮志歲時雜儀正旦國俗以糯飯和白羊髓為餅丸之若拳每帳賜四十九枚戊夜各於帳內窗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飲宴數奇令巫十有二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送鬼 遼史西夏傳病者不用醫藥名巫者丨丨西夏語以巫為厮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

鴛鴦符 金史元妃李氏傳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丨丨丨以事魘魅

能道神語 金史始祖以下諸子傳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丨丨丨丨

甚驗乃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迺是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鵶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

**知喜怒** 元史祭祀志序北陸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為能親見所祭者而丨其丨丨

**扁鵲不能與靈巫爭用** 陸賈新語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丨丨天下之良醫而丨丨丨丨丨丨者知與不知也

**堅額健舌** 桓寬

鹽鐵論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

**祝伯** 焦氏易林｜｜言善能事鬼神辭祈萬歲使君延年

**入室求祟** 王充論衡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

**生於江南含烈氣** 王充論衡太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其人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嚥射人則人脤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嚥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也

**衆巫與神合契** 應劭風俗通九江逡道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為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知其奇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敕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詛**

仲舒　應劭風俗通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丨丨丨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迎紫姑　宗懍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其夕丨丨丨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注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厠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

數白黑棋　沈括夢溪筆談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棋試丨丨丨丨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大篋中指以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

發以示之曰此有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箧鬼良久又曰空箧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春齋

王稱東都事略陳希亮傳浮屠有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明肅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雩都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誦解穢咒

異聞總錄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為産婦所觸不能上升時鄒巫能誦解咒有神請曰為||||千遍當有以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曰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用鞭畫空雨止畫處神忽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留殺鴨為黍時女晒菱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曰雨當無損於菱須史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無雨

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

見上

望空四

向畫獨庭無雨見上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張仲才文始真經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横見有事猶如術祝者｜｜｜｜｜｜｜｜

師娘陶宗儀輟畊録世謂女巫曰｜｜都下及江南謂男覡亦曰師娘

奇術

學屠龍莊子朱泙漫｜｜｜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黑牛白角韓非子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也而｜在其｜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使物史記封禪書少君常自謂七十能｜｜却老

自相觸擊史記封禪書上使驗小方鬬棊｜｜｜｜｜按此欒大事

含酒三潠後漢書郭憲傳建武七年代張

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郭同日

**溪水不流**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水為｜｜｜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

**枯樹生荑** 見上

**升屋梧鼎而爨**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茅｜｜｜｜｜主人見之驚懅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

**張蓋呼風亂流而濟**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坐其中長嘯｜｜｜｜｜｜｜

**釣於盤中** 後漢書左慈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

日高會珍羞畢備所少吴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盆貯水以竹竿餌丨丨丨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

增錦 上見

手自斟酌莫不醉飽 後漢書左慈傳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丨丨丨丨百官丨丨丨丨丨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

遽如許 後漢書左慈傳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丨丨丨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

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還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 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石苞為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術足數成不足為難

**活馬** 晉書郭璞傳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邱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

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赤衣人** 見上

**腂身被髮銜刀設醊** 晉書郭璞傳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畫作野豬著屏風上** 晉書韓友傳為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卧處｜｜｜

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為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卧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閒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令丹畫版

作日月 見上

以豹皮馬鄣泥卧上 見上

作布囊張牕牖間 見上

作皮囊懸樹 見上

朱書田字 晉書淳于智傳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丨丨手腕橫文後三寸作丨丨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嘷藻怖愕

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見屯厄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荊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病者亦愈

**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上見

**市沐猴繫母臂**上見

**買荊鞭懸樹**上見

**化旋風**晉書孟欽

傳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讌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丨為丨丨飛出第外

## 和解二家

魏書王早傳有東莞鄭氏因為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為主者佩此符於鷄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根随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丨丨丨丨趙氏竟免

## 幻人

魏書悦般傳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丨丨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

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

能作霖雨見上

白羽麾風風勢即返北齊書陸法和傳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諸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私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

梁兵步於水上見上

結表放生北齊書陸法和傳所泊江湖必於峰側｜｜云此處｜｜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輙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

定聞佩聲曰終必離唐書李嗣真傳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訪之皆然按知古裴知古

取雪陰山唐書明崇儼傳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名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得瓜緱氏老人圃中見上

入一出四唐書袁天綱傳子客師亦傳其術為廩犧令高宗置一鼠於匳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則｜｜則｜發之鼠生子

三紙署台字唐書張憬藏傳裴光庭當國憬藏以｜大｜｜｜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使石自鬬唐書張果傳天寶中有孫甑生者以伎聞能｜｜｜｜草為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

草為人騎馳走見上

化瓦石為黃金宋史

楊偕傳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源縣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

**司冥間事** 宋史張永德傳紫翁好獨寢人傳其能｜｜｜｜

**煮汞成金** 宋史張永德傳初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鄰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得求汞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

**煮石如麵** 宋史王處訥傳少時有老叟至舍｜洛河｜｜｜令處訥食之

**十二里霧** 元史董摶霄傳有蘄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摶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

**得數珠** 元史田忠良傳至元十一年八月帝出獵駐蹕名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

當有得而來獻者已而

果然帝喜賜以貂裘

**袁公**

吳越春秋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

**捷末** 見上

**手戰**

吳越春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彿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

板之墮長髙習之敎軍士當世勝越女之劍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見上罵蹇罵眇王充論衡廣漢揚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丨此轅中馬丨此馬亦丨之丨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馬

煩魚至河伯處葛洪神仙傳葛洪字孝先見賈魚者在水邊謂魚主曰欲丨此丨丨丨丨丨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所能為元曰無苦也乃以魚與元元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黒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

作火葛洪神仙傳葛元常有賓後来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元與客談迎送亦然時天寒元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丨丨共使得煖元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

飯成蜂葛洪神仙傳葛元方與客對食食畢潄口口中丨盡丨大丨數百頭飛行

作聲良久張口羣峰還飛入口中元嚼之故是飰也

**殿庭取鯔蜀市買薑**

葛洪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嘗爲吳主種瓜菜百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膾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鈎象起餌之垂綸於埳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作生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提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廚下切膾適了

**索辮成實**

干寶搜神記吳時有徐光者常行術

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驚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指端出浮屠**

王嘉拾遺記沐胥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名羅尸問其年云百三十歲善衒惑之術於其｜｜｜｜｜十層高三尺諸天神仙巧麗特絶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歌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

**刻鳳**

劉勰新論公輸之｜｜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龍鵄見其首者名曰鵶鶵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翽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

**遊月中**

柳宗元龍城錄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遊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

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玉城崔峩但聞清香藹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徃來若遊戲少馬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笑舞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夢中廻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徃天師但笑謝而不允

噀壁成維摩問疾變相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歷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盧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驟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丨丨丨上丨丨丨丨丨丨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三

支節杖 段成式酉陽雜俎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

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其寄跡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襦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丨丨丨丨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閑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壁有畫僧見上

節杖子子

跳出連擊僧

段成式酉陽雜俎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凡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茱隣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㤕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余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輙無禮柱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其｜時衆亦為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李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趍下自投無數衂鼻敗顙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然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暫卸膝蓋骨當日行八百里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陜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且無所苦｜｜｜｜｜｜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陜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能用日辰可代藥石　段成式酉陽雜俎海州司馬韋數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繕生之術又｜｜｜｜｜｜｜｜見數鑷白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黳矣凡三鑷之鬚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別後髭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飛天野叉術　段成式酉陽雜俎或言刺客｜｜｜｜｜也韓晉公在浙西瓦官寺因商人無

遊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其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髽屐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嬰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馬靦者無不毛戴

**醋心樹** 段成式酉陽雜俎｜｜｜杜師仁常賃居庭有巨杏樹隣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歎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於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鈎披蠹再三鈎之得一白蟲如蝠乃傅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實自青皮時必摽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瓶隱** 劉燾樹萱錄中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携一瓶時躍身入瓶中時號｜｜

**身輕如風** 袁郊甘澤謠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後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

之相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數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欻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合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援漸覺｜｜｜｜一年後刺猨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刄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亦莫知其去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彼以羊角匕首刄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携匕首入

其室度其門隙無有鄣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歸

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美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以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其拜謝尼曰吾為女開腦後藏匕首而無傷用即抽之曰女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

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反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曰此人可與我為夫白父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名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軍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名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揖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名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

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氣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末化之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景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

當化為蟣蠓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喜甚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抛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刺鷹隼** 上見

**跨白黑衛** 上見

**化蟣蠓** 上見

**符飛劈墮** 張讀宣室志大和中有江夏從事其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

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名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丨丨之中其丨劈然有聲遂丨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馬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玉念珠　康駢劇談録京國豪士潘将軍住光德坊本居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丨丨丨一串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禄既而遷貿數年藏鏹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嘗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之於道場内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失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将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

事超曰異哉此非竊攘之盜也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馬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為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烟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日設肴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其偶與朋儕為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舅來日詣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其知有人寄珠在

此起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鏁女子先在謂起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起欻然攜珠而下謂起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起徑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寳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田膨郎

康駢劇談錄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奇巧蓋希世之寶置於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為盜者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用矣內官皇懼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求略無尋究之所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軍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

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廻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捜捕嚴緊意以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還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趫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服罪敬弘曰如此即事非等閑因茲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也市鄽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其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塵埃頗甚車馬踐踏人不相

見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軍一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因繫數百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於是

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 卦影

蘇軾仇池筆記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丨丨丨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

## 雀銜穀鴈出籠

張舜民畫墁錄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雕剌二人因令剌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籠中

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䐡自愛爾之丨丨丨爾之丨丨丨乃享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隻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辨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辨不辨且看瓮裏飛出鴈郭祖秉旋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馮秉旋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為郭雀兒

錫

彈丸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潘扆常游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為海州刺史扆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廡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諸廡中覘扆栖泊之所弊搨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丨丨丨二顆餘無所有扆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為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鋩不爾斷婦人頸矣匡國異之聞於匡國匡國容名扆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扆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扆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匡請試之匡國如期名扆俱至東城扆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

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擴鞍危坐神魂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扆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為二錫九匡國自此禮遇逾厚

搦雪成金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女冠耿先生嘗｜｜為鋌熱｜｜｜指痕隱然猶在

剪紙為馬其疾如飛

魯應龍閑窻括異志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稱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令合眼上馬以水噀之｜｜｜｜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惟留一藥藍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鬟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寫東明二字

周輝清波雜志嵗宗名天下道術之

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字與人多驗蔡京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

**嫁杏嫁橘**

陳襄文昌雜録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儀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知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了此｜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子結無數江淮亦多有｜｜猶不知是何術也

**彪嘯**

高似孫緯略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有邊事當送人丁何以知之答曰南山｜｜所以知爾

**聽聲嗅衣物**

周密齊東野語耿｜｜者兼能｜｜｜以知吉凶貴賤

**相器物**

**九方皋** 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名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皋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徐無鬼** 莊子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國馬未若天下馬** 莊子徐無鬼曰吾相

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丨丨也而丨丨丨丨丨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巧於相踶馬拙於任腫膝**

韓非

子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廄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丨

**十人皆天下良工**

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脈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䐗肭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此丨丨者丨丨丨之丨丨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

**良狗志不在鼠**

呂氏春秋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賢取鼠之狗朞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

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丨丨也其
丨在獐麋豕鹿丨丨丨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
後足狗乃取鼠 賢取鼠 見上 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 後漢書馬援傳援好騎善
別馬於交趾丨丨丨丨乃丨丨丨丨還上之因表曰
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
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
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
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
都傳成紀揚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
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
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
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
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
儀氏䩭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
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

殿下以為名馬式馬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見上東門京鑄銅馬見上

儀帛謝丁見上水火分明後漢書馬援傳注援銅馬相法曰丨丨欲丨丨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脥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牙劍鋒見上相印相笏魏志許允傳注魏氏春秋曰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墮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揚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丨丨丨丨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宋養以法語程申

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

**鷹經牛經馬經** 見上

**馬惡衣香** 魏志朱建平傳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丨丨丨丨驚齧文帝膝帝大怒便殺之

**即呂虔刀** 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相板** 南史庾道愍傳道愍尤精丨丨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己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忌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龍頭突目** 劉峻世說注甯戚經揺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傔踈肋難齡齝丨丨丨丨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按甯戚相牛經也

壽骨賈思勰齊民要術相馬從頭始頭欲得高峻如削成頭欲重宜少肉如剥兔｜｜欲得大如綿絮苞圭石注壽骨者髮所生處也綿苞圭石見上火字水文賈思勰齊民要術馬鼻孔欲得大鼻文如王｜｜欲得明鼻上文如王公五十歲如火四十歲如天三十歲如小一十歲如今十八歲如四八歲如宅七歲鼻如｜｜二十歲鼻欲得廣而方白脉貫瞳子最快賈思勰齊民要術牛岐胡有壽眼去角近行駃眼欲得大眼中有｜｜｜｜｜｜｜蘭株欲大賈思勰齊民要術牛｜｜｜得｜注蘭株尾株相琴知吉凶段成式酉陽雜俎琴有氣常識一道者｜｜｜｜｜膺匡欲廣毫筋欲橫段成式酉陽雜俎相牛法岐胡有壽｜｜｜｜｜｜｜｜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䟽筋難養三歲二齒四

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

宰相笏

康駢劇談錄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曰丨丨丨次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間佇立閑談互有詼諧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迴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為河清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户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李相笏

錢希白南部新書李參軍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呼為丨丨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九